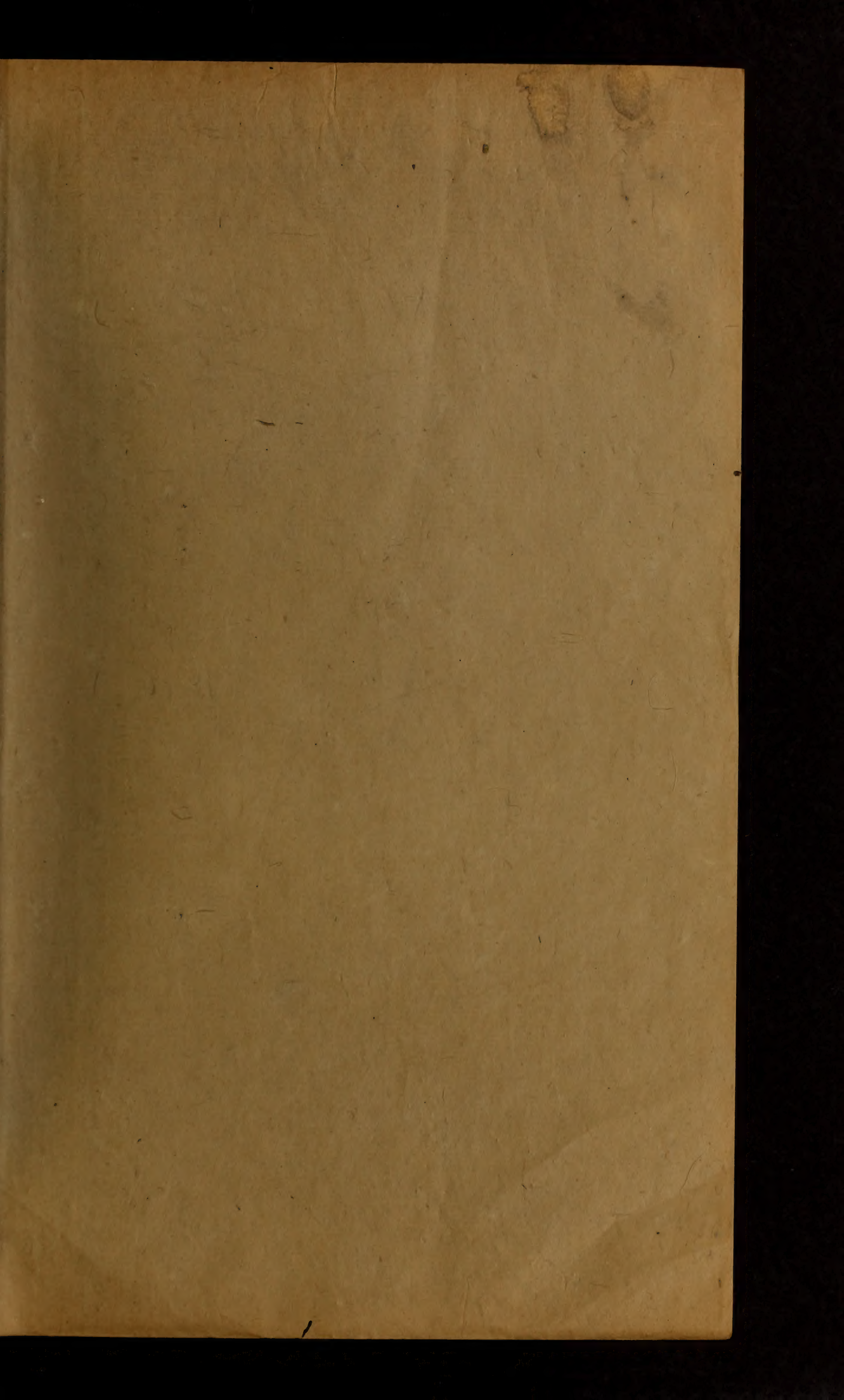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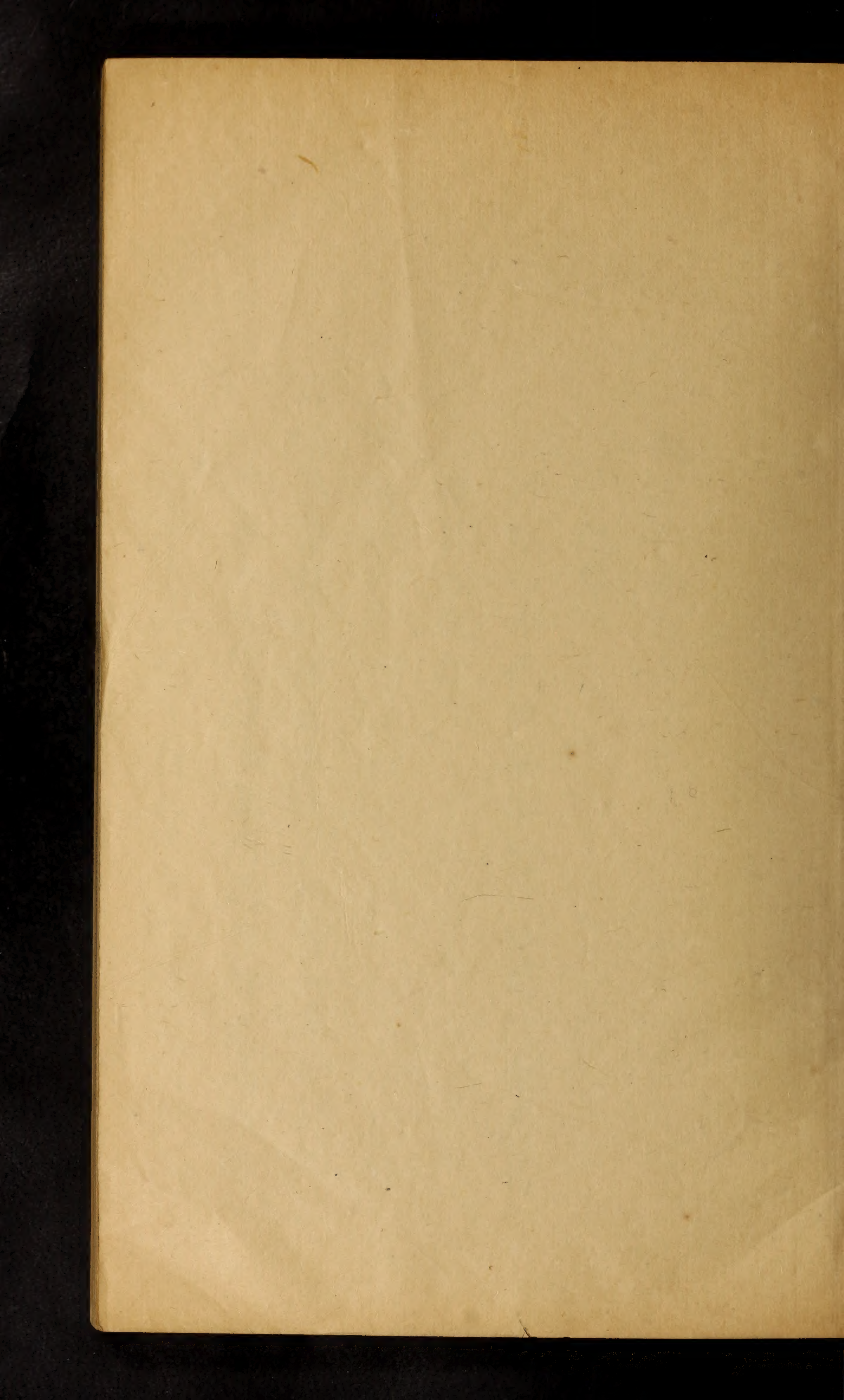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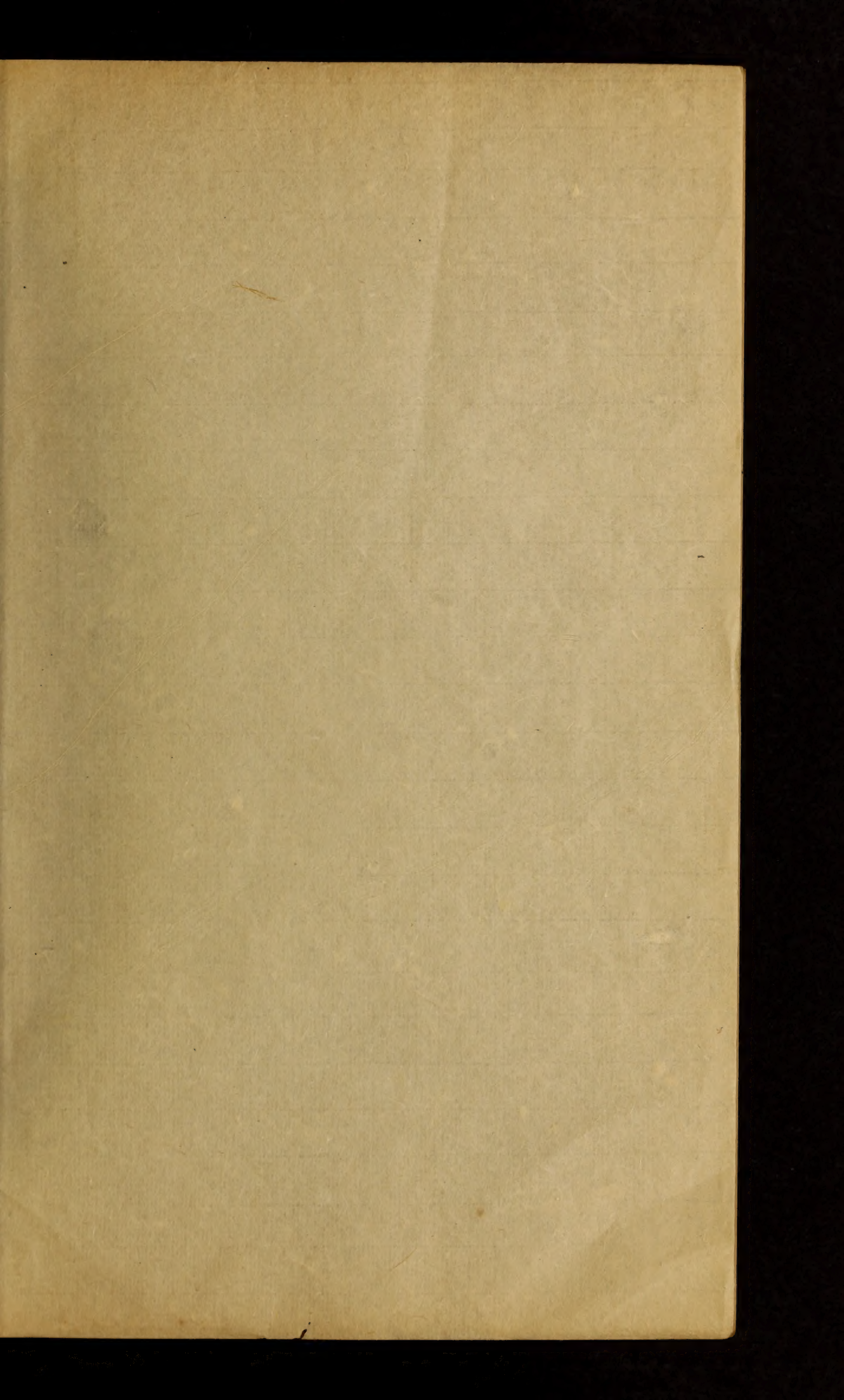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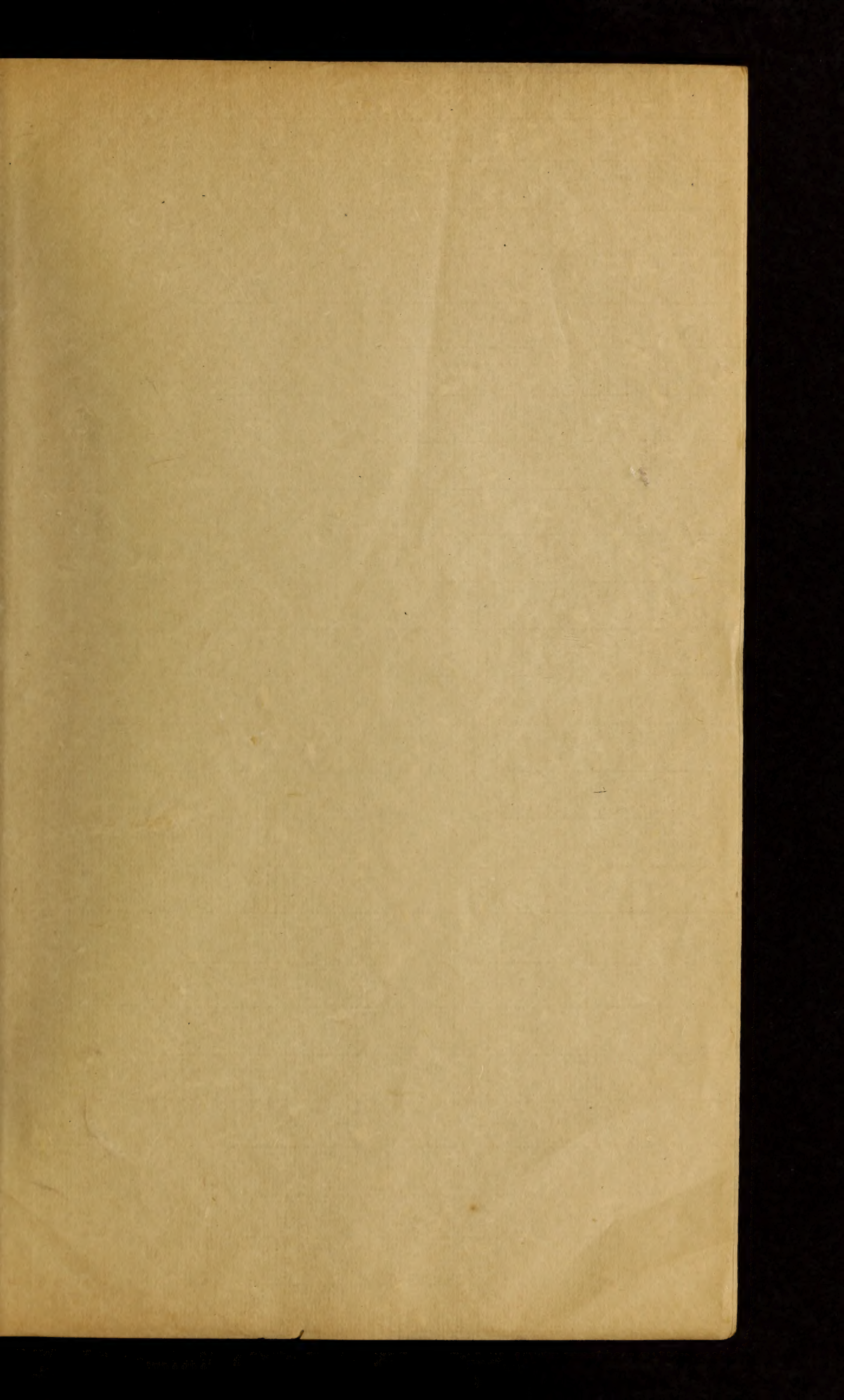










三朝要典卷之六

梃擊

四月己卯禮臣孫慎行以紅丸一事罪舊
輔臣方從哲
上下其疏
命諸臣集議時議者多進言梃擊一案如刑部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
太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

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
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滿朝薦熊明
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
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
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
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
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
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

柄字之誤

文馬逢皐馬鳴世吳姓喻思恂樊尚燝陸
獻明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
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概則皆以風癲為非
是紀東明議曰
神宗雖無光武立貴之心
鄭貴妃却有驪姬蝎譖之意忠臣義士相繼
慷慨伏蒲而鼎軸邪人繳還
冊立

三王並封借
國本攸關以興大獄皆媚
貴妃以固寵揣摩於集枯集菀之間而絕無
翼戴
國本之片念者也大釁一開邪謀繼起張差
闖
宮白虹貫日危乎危乎五步之內荊聶睥睨
而

東朝幾於喋血矣從吾議曰張差一事當日
司寇執法甚堅
皇祖處分甚當無容再議第王之寀發張差之
姦有功
國本不小而徐紹吉韓浚竟以拾遺處之此
其心何心乎說者謂拾遺之寀之人即附
和張差之人雖不敢信但二人不幸有其
迹矣有其迹而曰無其心其孰諒之况陸

大受馬德澧李倖傅梅等又相繼處之乎
長君逢君又其後者耳不處二臣不足以
結張差之局也善哉左都御史鄒元標之
言曰誰秉
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張差闖
宮豺狼當道嗚呼從揞又何説之辭哉于廷
議曰昔也風癲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

今豈宜以誤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
近高等議曰張差撗梃入
宮誠古今莫大之變頼
天地
宗祊之靈
元良無警頼
皇祖風霆之斷立梟元惡
宮闈之和氣如初衆口之沸騰頓息偉哉

聖謨迥隻千古第風癲二字終非信獄輔臣秉
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後之考信者得
誅姦雄於既往也攀龍議曰張差之梃美
姝之獻大黃之藥相逼而來同一線索乃
從指處之恬然且力為調護力為隱諱力
為考察討賊之人惟知為賊而已寧知有
君父予三俊議曰張差肆逆即如
聖祖處分未為不善而王之寀議論自正何為

假

中旨處之至於削奪從指不可諉為不知也光

祚議曰

青宮之梃張差以風癲庇罪紅丸之藥李可

灼以賚予酬功舊輔即百喙何以自解也

繼思等議曰粵自龍漦煽處思以其屬毛

離裏之親闇奸

大統肺腑綸扉辛亥其著者也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

大本爰定而陰凝氷堅謀乃益棘

慈慶之梃幾危五步之内反中發姦者以考

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齦道路以目雖其

間相劘相刃厥變千端而風癲張差如出

一口亂臣賊子接踵矣文周議曰

皇祖未嘗不念

先帝乃逢迎者或密揭繳還
冊立之詔或進
三王並封之議或揑造妖書謀危
國本嗣是而謀之者愈毒嘗之者愈巧或以
梃攻或以色攻或以泄藥紅丸攻而三十
年多危多懼之
青宮三十日同符堯舜之
聖主遂遽然

上賓也問數年間誰秉
國成則輔臣方從哲也誰司巡視則臺臣劉
廷元也問何以處分則張差庇以風癲二
字而崔文昇安然無恙李可灼回籍調理
也允儒議曰
青宮之梃
宸極之藥何湊合也發姦者考察進藥者賜歸
何逆施也舊輔不知之乎無以自解也其

知之乎所不忍言也鵬雲議曰張差之兇逆顯著而僅票法司提問則庇姦之罪當與劉廷元等同科也大中等議曰

青宮起博浪之椎聞者寒心乃槩置不問此事傳之

國史謂從哲何如人乎童蒙等議曰梃而走險五步之内幾不可測乃巧作風癲且考察發姦之臣也守典議曰張差之姦方發

而發姦者旋加以褫斥之罪遼陽之地屢
失而失地者不擬一逮繫之
旨雖曰別有姦惡把持權璫奧援而從哲柰何
及此布令議曰張差一事何嘗窮究到底
然惟張差一決則群疑自息萬世自明省
大獄定人心此
皇
祖權變之妙也惟炳議曰梃擊不遂再變而
有崔文昇之藥李可灼之丸即云無弊亦

多可疑芳議曰張差操梃
禁門幾釀不測及提牢發姦為人臣子宜何
如感憤倘此時直窮到底庶幾懲前毖後
孰是倡為風癲之說以左袒逆謀者非劉
廷元姚宗文手孰是目為奇貨元功中以
考功之法以抹殺忠義者非劉光復韓浚
徐紹吉等手羣謀密布天日幾晦矣徽玄
議曰張差持梃入

宮五步之内幾以頭血濺
先帝此乾坤何等時也從揞不能沐浴請討乃
從一二姦臣竟以風癲抹殺萬世而下苟
有知者無不齒碎故不根究張差之主使
是庇姦也其貴議曰張差持梃闖
宮當日繫差於獄論死龐保劉成亦在内重
處獨未根究主使之人
皇考在天之靈豈能忘情於鄭戚得無厚尤當

日在事諸臣乎宗文議曰

先帝不中於闌入之梃而中於療疾之藥其過接也徵而照應也確矣逢皐等議曰三番行逆之姦黨敢於濟惡皆屬可誅可滅而必不可處以偏輕者牲等議曰既不能預消闖

宮之危梃又不能慎用

彌留之狂藥從揩清夜捫心亦當愧死獻明議

曰
先帝龍潛藩有張差之駭從揞曾無一言侃侃
以寢僥倖之圖此兩可模稜孰非可模稜
者復宣等議曰
青宮之危梃仗
列祖神靈
皇祖睿聖陰隲保全其間而不至乎敗露固
宗社之福也今第可付之不言無須辯白到底

當作而

恐嘵嘵不已將防川而益潰矣猶龍士貴
議曰張差一案論正法只宜執奏不阿直
窮到底論
國體亦宜諫官封駁政府調停然使當時人
盡封駁人盡執奏勢將一發莫收
皇祖仁明妙用反為旁詞暗傷威且不測雷霆
一震即他日鐵口剛腸先成齏粉而於
皇考家事竟何纖毫裨耶迄今安常履順無復

當作虀

拘忌而一綫清議猶能追惜執法諸臣孤行其是者未必非調停之力也

史臣曰慎行紅丸之疏直加人以弒逆之罪識者已罪其傾險矣而一時會議諸臣一倡衆和復牽連挺擊湊成此案間有因邪説流傳惑於風聞之久者有原無的見難為達衆之論者亦有游移兩端而滋不了之疑者

疑違之訛

雖意有不同総之因紅丸而追言挺擊其支蔓異說一也乃從吾則又論挺擊而深究管察諸臣專為之冢地其長君逢君尤臣子所不敢道悖謬甚矣至若魏大中等倒身邪黨借此為陷人之穽進用之媒而於
君父大倫弁髦不顧天理人心不幾澌滅盡哉
五月壬子御史馬逢皐疏曰

先帝在青宮時瀕于危殆賴
神祖主持可幸無事無何而張差持挺入矣六
尺之孤五步之内真荊聶得志之時廷元
巡視
皇城既不慎毖于初又不窮治于後明明主
使有人而若不聞也次日始得把總一申
文又次日始向公署一審此何等時何等
事而延緩若是廷元審語曰話不情實詞

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癲稽其貌的是黠猾此何等時何等事而闇汝若是臣有以窺其微矣嘗見舞文吏巧脫大獄只在一字則殺人者終無死法廷元貌之一字將無同耶以貌取人猶為失之以貌殺人法寧有此其言貌是黠猾明明開一生路為首者將及于寬政為從者誰中以深文此事遂成不結之局幸王之冢冒死陳言明

上文已作皋此不必作皋

其不癲不風有心有膽一言感悟而萬世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定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諸臣之罪廷元也以風癲二
字而進梟則又拈出貌字加廷元以
巧脫之罪夫言貌的是黠猾正謂當
詳鞫而重擬耳有心出脫者固如是
乎持論若此不惟深文其謬盭已甚
矣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張差持梃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

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

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

綴插入風癲輕輕轉語贅以黠猾眼目題

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為鄭國泰護法為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爪滋張凡為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調以為張差報讎以為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

廷元之為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癲外邊
如何有許多説話即此觀之風癲二字喫
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癲二字為保
姦乎抑為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奸謀一筆
抹盡即
先帝一身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
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
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史臣曰鵬雲之疏力攻廷元蓋亦為
之寀地也之寀駔儈無賴其熱中富
貴變亂是非原無足怪鵬雲乃從而

黨比之何歟以數年來久結之局而
復開無端之疑借影附聲當亦無以
自解也
癸亥御史江日彩疏曰張差肆不軌之謀
逞闖
宮之一擊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
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

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親藩此等
光景能得之
神祖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
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冊者此類是也然處
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受等直
攻謫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

之萌而寒賊臣之膽故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等諸臣偉議所以折姦謀於既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

史臣曰據疏言張差當時處法止合如此自是正論至謂何士晉陸大受

等能危言討賊維萬古之綱常何其
自相戾也夫綱常莫大於
父子
君臣士晉大受以傾險小人上誣
聖德下傷善類必若其說將使
皇祖不得成其為慈
先帝不得成其為孝秉正諸臣不得成其為忠
斯其為綱常之蠡賊不少矣既不訟

當作蟊

言誅之復兩存其説抑獨何歟

劉廷元揭曰張差一事使其非風癲而謀
未遂也則田叔之燒獄詞未聞以為罪使
其是風癲而煽之禍也則江充之治巫蠱
未聞以為功人臣謀國之忠不忠政辨于
此職以一觸
宮禁便闢
國本叅送之後不敢以越俎卸擔不敢以忌

器縮手至再至三必殛姦徒而後已翼戴
之名翼戴之實都不着想止知餙
國法以安
國本耳與王之寀起念異而立論同頃之寀
昧心改口而馬逢皐張鵬雲相繼呶呶且
惴惴翻案是恐矣翻案一說僉壬禍天下
國家之狂藥也即密藏于心猶犯不忠之
戒可明目張膽以凟

君父哉當年
皇祖御
慈寧宮諭群臣曰
東宮極孝我愛惜他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
夫矣時
光宗諭群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
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深
為可恨令家臣洎諸臣所稔聞何嘗有片語

隻字及職夫職庇姦而
先帝竟不覺也于天聰天明何如職庇姦而
神宗姑容之也于保護
東宮何如為此言者果忠于
二帝乎不忠于
二帝乎初四薄暮有闖
宮事初五日辰接內巡報揭已而研審午而
草疏申而叩

閣是為延緩否呂刑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貌亦聽獄所不廢也況疏云的是黠猾是
為開生路否老公姓氏可詰大宅住址可
尋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為鄭國泰護
法罷保劉成卸身否疏上而
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折姦謀是先為逢否罪無過
于大辟請重究姦徒請

天誅立殛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竄也是謂輕
輕轉語故為縱否要之之案此舉托名則
是覈實猶非馬張二疏以護局面則是以
課忠義則非也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覈言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挺闖
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

激迺徐徐云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為風魔俾元
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
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癲不風有心有
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過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
若挾私以持其短嘵嘵于忠義亂賊之混
將指衛
前星者為亂賊乎阿
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
媚者為忠義乎臺臣馬逢皋科臣張鵬雲
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為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
外
史臣曰張差之事追論紛紛者猶曰
惑于衆喙耳當時主是獄者誰乎則
問達也使之案果是廷元果非則當
成招回奏時何不力排風癲之説上
告
皇祖以討亂賊追至今日乃慮元充之漏網也

今為當則昔為縱詭實司之昧心改口真有不可解者矣

劉廷元與張問達書曰張差一案時執事以少司寇綰篆奉

旨承

諭者執事也再三庭鞫者執事也首叙不肖巡城疏語于招中者執事也至今日而王主政昧心改口海內方謂昔之司寇即今之

太宰見之確而持之定何庸置喙乃覆疏
語語非當日真景字字非執事本心不肖
安得無説而處于此以小疏請詳鞫重擬
請殛兇邪以折姦謀而猶曰不關休戚也
必借
朝廷骨肉巧營富貴乃關心與以小疏之老公
姓氏可問大宅住址可尋罛器路馬終有
待而發而猶曰不窮主使也必妄攀納賄

横就己私乃爲直窮與以即日到即日審
即日奏而猶曰徐徐也必先揑情形豫設
羅網隨便傅會乃爲不後時與且王主政
原疏固在也稱小疏深憂遠慮爲
國家根本計未嘗異同也而云禍胎其謂之
何
召諭錄固在也似此風癲之人乃欲離我父子
聖諭薄海所聞而云俾元允漏網其謂之何尤

可駴者

兩朝慈孝千古為憲誠如覆疏是優容一姦邪

之巡視也慈已盡失孝且未光于是

君之大義何居司寇紀法之宗誠如覆疏是隱

忍一妬心之御史今始伏其辜也今既為

當昔自為縱于持平之職掌何居呵呵使

當日

福藩未之國鄭氏猶竊柄則阿

後宮者是誰衛
前星者是誰苟患失之安所不至有識者已
窺其隱矣且
慈孝相傳未聞喋血奇禍
神聖遞承非比鼎革大變執塗之人誰不昭昭
緣何裝出幾許風波弄盡幾許戈矛令
主德國體至今日大傷也
三朝要典卷之六

三朝要典卷之七

挺擊

六月己丑給事中魏大中上言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驚

心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茲日之挺不

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者百端其迹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張差

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張差所繇誰不知為鄭國泰者究
主使者法之正兼調停者事之宜舊輔方
從哲身為執政如在事外聽
先帝之自危自疑聽
神祖之自調自護聽亂賊之跋扈公行而羣小
承風道路以目王之寀何士晉陸大受李
俸諸臣褫之外調之困頓之而死之溥天
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焉稍開亂賊之口春

秋之法誅意謂惡莫憯于意也是故李可
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送
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
之罪不祭之三案不定不悉置諸人以應
受之法
先帝之冤不伸冤一日而未伸計
皇考之靈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此亦闕
皇上孝治

親不可忘罪不可赦當今濟濟在廷苟非亂賊
之黨誰不願得罪人以復
先帝之讎者諸人之罪自有等差法嚴造意國
泰為尤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于張差而
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大中此疏何牽合甚也持挺

進藥了不相涉乃羅織國泰等之罪
而揚詡之䆕等之功無非煽邪說為
援引邪黨計耳至云
先帝之寃含憤抱痛使
聖明蒙不韙之名噫亦忍矣哉
庚寅給事中薛文周奏曰張差闖
宮謀危
先帝臺臣劉廷元以風癲二字圓轉其語欲脫

張差於死此
先帝之罪人也前任科臣徐紹吉不恨其以風
癲枉法者而恨其以非風癲執法者噫人
臣若此
天地
祖宗不殛之乎
史臣曰疏謂風癲二字欲脱張差于
死然當日未嘗謂風癲不當鞫問也

且文周所稱執法者非王之家乎不知法者輔倫而立藉口發姦而敢于悖倫于執法何居之家貪穢著聲即非張差一獄已難逃于察典乃以處之為不當何也迄今公論大明諸姦被罪豈非

天地

祖宗陰譴之歟

八月乙亥尚寶司少卿王之寀復奏曰張
差闖
宮之變自古未有臣初述劉廷元亓詩教年
志夔三疏意廷元亦臣子自宜深憂遠慮
為
國家根本計孰虞其言是其人非以憂危之
詞葢其謀危之姦據廷元叅張差疏按其
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似黠猾明知非風

魔而曰迹涉明知為黠猾而曰貌似招情
含糊豈成斷案又云風癲兩字
神廟
光廟
聖諭固然五月二十六日內閣接出
聖諭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
奏是主使之人
皇祖所不宥也不知其為國泰也二十八日刑

部接出
聖諭龐保劉成俱係主使之人是主使者
皇祖所欲諱也始知其為國泰也六月初三日
內閣接出傳示三法司
聖諭朕因姦徒張差闖入
青宮震驚
皇太子剖去風癲二字此
皇祖日月之明痛快人心誰不欽奉夫

皇祖明知其姦徒而廷元堅持風癲蠱惑人心意欲何為蓋廷元與承行郎中胡士相為兒女親家與引領內官龐保劉成為歃盟兄弟交通內外造此姦謀謀之累年發之一旦據張差招龐公在劉公宅內商量說打殺了我們救得你又云我們有力量回得話自風癲話回巡視力量真足以翻天覆地而各衙門半為神姦所惑矣科臣惠

> 原本作畢

楊當作揚

世揚叅廷元疏養人所不敢養之亂容人所不敢容之姦夫廷元以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追光復以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此長安之公論非一人之私言也疏入

上曰劉廷元已經處分其餘事情前有旨不必追論何得又來陳奏

史臣曰之寀之呶呶不休也非辯風

癲也亦非攻廷元也其意謂不極排風癲之說則無以詡其駁風癲之奇功不橫加廷元以同謀之姦則無以儌發姦之厚賞之宷之心路人知之矣伏讀

明旨謂已經處分不必再陳亦足以破其肺腸乃猶肆口無忌何其敢于狂背無禮哉

十一月辛亥御史蔣允儀疏曰丁巳察典秉成者鄭繼之李鋕也科道考功則韓浚徐紹吉趙士諤也當時計典之察處台省之例轉大僚之糾給喜怒横行黑白倒置而凡催請之國抗論代藩保護

先帝有功

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折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今諸臣已漸次登庸而

拾遺削奪之部臣已

特許給還

誥命今日之昭雪如此則知昔日之罪案皆以羅織而成又何待臣辭之畢哉疏入奉

旨蔣允儀率意條陳泛漫牽扯不諳事體姑從

輕罰俸半年

十二月丙寅御史劉芳因山西巡撫徐紹吉有揭語詆馮從吾及張問達乃上言曰

國家大典不過六年內察丁巳之察荼毒善類一網無遺道路以目徐紹吉者丁巳管察之吏也儻有良心亦當愧死嘵嘵出揭此何為者紹吉固云丁巳察典非為張差一事而設獨不曰之案之察乃為張差一事而察耶如果以官評處之案而不以張差之故則提牢發姦亦見居官恪職何以當計前而奇償元功互相唱和斥之錮

之不遺餘力耶線索通於邃密削奪出於
中旨通國有口鬼神難欺紹吉何瞞昧若此章
下所司
史臣曰之家生平人所共知其被察
彈文原以貪縱至削奪則出
皇祖之意與梃擊奚涉且
皇祖雖在靜攝而威福一出
神斷誰得干之為是言者舛矣

癸亥正月庚申御史陳必謙奏曰鄭養性

父子之所以蒙疑積恨于天下為

先帝

聖母與通奴結妖三案而已養性嘵嘵不服謂

先帝

聖母升遐之故養性不與聞乎從古大逆之罪

戮及妻孥養性誰人之子而尚懵懵耶

先帝三十年憂愁困鬱之

青宮何負于鄭氏而必欲除之即使此事見
之
皇祖生前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付逆賊之手
律之大義終難保全而況
皇上身為
先帝之子者哉不特此也昔年養性父子倚恃
宮掖憑藉寵靈慶賞刑威俱出于手一時如
劉廷元等奔走如鶩號召黨類朋比如山

推戴
福藩者名之曰正人羽翼
先帝者斥之為邪黨迄今究謀大露而臣下香
火情深身家計重臣見
皇上之孤立于上誰肯出死力為公家中討賊
之義者
皇上宜自為
宗廟

社稷計剪除逆賊以告于
先帝之靈可也
史臣曰必謙欲歸罪鄭養性父子遂
假
先帝
聖母為名其言閃爍而無指實何其敢于厚誣
也至謂一時諸臣俱推戴
福藩夫

震器久歸桐圭已剪諸臣即欲推戴何為乎
適見其言之謬戾矣
二月癸酉給事中王志道疏言當萬曆中
年
冊立遲遲回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
冊立矣分封矣之國矣曉然更無可疑者又人
情也張差事起非常因而猜所自起者人
情也及

慈寧
召對
睿旨親宣天下復曉然無疑又人情也一堂之
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從來離間之端難
言之情一時盡釋至於今乃有謂明知張
差之事而曲法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張
差之事可勿窮究乎臣按萬曆初年有王
大臣之事與此相類當時有借以傾舊相

疑漢之訛

高拱者以江陵相之剛毅文深竟不至旁
及全
國體也若漢高栢人之事比此爲真矣漢亦
竟赦張敖明其無他也臣謂就封之後
神祖之心既可白于萬世
宮藩之心亦可白于
神祖明其無他以全
國體亦猶漢高意也然則王之案等可勿錄

當作宄

乎曰何可勿錄也

宗社雖已安誰謂言安之者非至計姦究雖已銷誰謂言銷之者非讜論當時臺臣韓浚等不知

國體私意決事今日之處亦臣所同快者也

國家何惜京卿一席地不急以相酬致令旁為扼腕者議及

君父哉

史臣曰疏言

召對之後天下曉然無疑誠為確論可以折向
求借題生釁者之心矣乃欲錄之案
之功何也

三月乙卯御史霍鍈奏曰我
皇祖
皇考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
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

懿美不暇有何可諱而必使
兩朝實錄強為亂賊遷就大失其真也如謂
冊立分封之後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宜不見
于
儲位已定之日
召對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
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即善為

諱者必不能謂制梃原未入於
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亟進
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苟皆真
久而益著豈在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章
下所司

史臣曰臣觀
兩朝事迹原無可疑何必強造疑端夫無疑而
造疑其原皆起于貪功者倡立邪說

而天下士大夫耳目皆為其所煽動

至于以莫須有之事開釁

宮闈大非臣子所敢出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上言人知劉廷元之

庇護風癲而不知因巡視

皇城力主風癲之說差往山西潛住城外四

月事完而後去者姚宗文也今王之寀張

庭等為

國發姦業蒙擢贈則宗文廷元等當與姦並
處以謝忠寃者也章下所司
甲午御史李希孔上言張差闖
宮之事黨之者猶謂無罪且輕其事而引王
大臣貫高事為辭此其說不可解也王大
臣徒手驀至
乾清宮門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而挾
使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

而誰使之乎貫高等身無完膚而詞不及
張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此可與張差之
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
以惜體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
自兩不相妨而棄之何欲諱之有人心者
如此乎

史臣曰王大臣之事誠虛張差之事
亦未嘗實也貫高詞不及張敖差初

審之詞亦未嘗他有所及也設使高
亦如差之癲而又有如之案者牢籠
而教導之未必不及教也事原非真
何所可諱而又何必諱也

壬寅給事中曽汝召奏言張差一案幾于
以風癲一說易發姦之疏事關
國本談何容易彼其持棍而來不向他宮之
門獨入

東宮殿下意可知也風癲者固如是乎幸
皇祖赫然震怒立懿二閣以全
宮闈之體御
慈寧宮
召見百官御史劉光復之厲聲震聳潛奪姦謀
蓋亦有足多者故究張差之役畢竟發姦
為是風癲為非此可以垂之信史者也
十二月丁酉御史魏光緒上言張差一案

當時釁起
宮掖御史劉廷元一則曰風癲再則曰黠猾
若惟恐不能為出脫地者說者謂萬金之
賄賂是有其數紅廟之瓜分是有其地千
户陳紀中書吳中彥之過付是有其人以
君父之危難為若輩博利之地若廷元者所謂
元惡大憝窮凶至逆所當亟加赤族之誅
以洩神人之憤者也員外勞永嘉郎中胡

士相岳駿聲曽道唯唐嗣美劉繼禮等朋謀脱卸或改抹招詞或抵漏情節司寇之堂公然為錢虜之地

禁掖之内幾乎成蹀血剚刃之場即與劉廷元同正典刑亦不為過乃至今未見處分之彈文何也倘

皇上不忘

先帝乞將姦黨劉廷元等立刻削職仍

勑法司從重處分庶梃擊之局結而
先帝在天之靈其憪乎
上曰奏內事情
皇考實錄開載甚明劉廷元等已經處分不必
追論瀆奏

史臣曰受脏脱獄此市井無賴假此
以汚蠛人而顛倒是非耳無論諸臣
必不出此即國泰寧敢輕出此以自

開釁哉且八萬金之多即暮夜亦有
耳目紅廟豈人跡不到之所耶此說
原創自之案光緒復行之其証已甚
乃欲加人赤族之誅何但莫須有殺
人已也
甲子正月戊寅給事中鮮學龍疏請修史
有曰
國本一案有奉不次擢用之

明旨者尚爾躑躅瘴鄉持挺一節有計安
社稷之大功者猶且徘徊卿寺此皆近事之最
著者已在若明若晦之間若不及時修舉
未有不湮滅而無考者也

史臣曰學龍疏語蓋為何士晉王之
案發也是時士晉已撫西粵之案已
晉冏卿處非其據公論方為不平學
龍猶以為未足何夸毗至是也

四月辛卯湖廣按察使岳駿聲奏言臣接
邸報見御史魏光緒參原任御史劉廷元
出脫張差及刑部司官勞永嘉胡士相曾
道唯唐嗣美劉繼禮與臣朋謀脫卸共計
分贓伏讀
明旨
皇考實錄已載甚明當時會審張差事情顛末
臣不敢饒舌惟是臺臣疏稱臣與曾道唯

共受銀五千兩夫千金重賄也居官受贓
垢行也紅廟攸分有其地矣陳紀吳中彥
過付有其人矣乞
勑下法司提臣觧
京及干連人等
命罔臣王之寀同臣一一審質庶不致以莫須
有殺天下士也
上命章下所司不必勘

山東按察使曾道唯揭曰乙卯張差闖
宫一案當十三司會審時王之寀以原奏官
與胡士相以承問官俱執筆手錄口詞之
寀聲色俱厲旁若無人張差所招當其意
指者則曲加湊泊有混語風語者則不容
下筆一堂之上幾成閙市今之載在招案
者皆其獄中教孰本犯口中喃喃倏彼倏
此可解不可解之語而之寀所奏為護身

之符富貴之券殺人之鉗網翻局之借題
也今試問之家當時張差所持之梃若何
所闖之地何處其所受者何恩所共謀者
何黨木棍非善藏利器
宮
庭非淺室虛堂拚一死以為人憑何受用
持必敗以僥倖保無漏言既非魚腹藏刀
之隱姦又非抉面埋名之刺俠既無兼人
之勇畧又無接應之羣兇自古有如是之

為謀者耶始云刑之不招與之飯而始半
吞半吐又云同謀老公許差三十五畝地
後面還有許多好處而即為之効死此等
情詞不可欺三尺之童而可以加人赤族
之誅使之心服耶且本犯以初四日就擒
矣越十日而之家始上疏疏中明言龐保
劉成馬三舅李外父之共謀矣薊州離都
不二日設使同黨事敗何以各犯一人不

逃而竟於二十二日俱受縛也即如今日之議者以討逆論功莫過守直親擒之內侍韓本用等當日不手縛元亢後來即有千百王之寀其人王之寀即有千百其疏何濟於事乃

先皇登極之後不聞如何優寵外廷亦絕不叙及也而止以事後上疏者詫為元功生者不次超陞死者請謚請廕不幾為內使所

竊笑乎不幾令天下之敢于造言生事者為攫名位之捷徑乎職竊謂事関倫常難容草率故傷

聖祖之心無以昭

先帝之孝起

宮闈之釁尤非所以貽

儲位之安處

朝廷骨肉之間自有天理人情之至當固未可

以臣子私意而輕為安排也若夫
前星重耀即至愚無窺伺之妄想
桐封已就即大奸絶擁戴之邪謀則
神祖御門時執手
宣諭已不啻揭日月而消陰霾矣而顧謂職等
朋謀脫卸其誰信之
庚子太僕寺卿王之寀上言臣見岳駿聲
有疏曾道唯有揭請就二臣之所以詰臣

者一一實之可乎駿聲之疏曰銀五千兩如何過送臣曰中書吳中彥千戶陳紀其過送者也如何分受臣曰四科五道劉廷元等刑部胡士相曾道唯岳駿聲等其分受者也當過送分受時係何月日臣曰臣于五月十一日提牢廳審確十二日草疏十三日具奏二十六日奉

旨着三法司會問擬罪具奏諸奸攢謀日久即

于是日總包分受者也紅廟中何人見證臣曰當時行賄者知三人係廷元爪牙寄頓一處以待事完及士相丁憂急討原銀士相曰事完朱輅曰未完喧傳都下此見證也紅廟咫尺國泰之家比時使腹僕鄭鰲同吳中彥陳紀與勞永嘉陳長班閉門附耳所謂為惡于獨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者也道唯之揭曰所持之梃若何臣曰

即劉公所撒棗木棍當日收寄

慈慶宮者也所闖之地何處臣曰即

東朝宮門打倒李鑑持梃而前躍階而上者

也所受者何恩臣曰即以銀許他臨時又

加封號之恩也所共謀者何黨臣曰內則

劉成龐保外則毛親家馬三道等言路則

四科五道劉廷元姚宗文等本部勞永嘉

胡士相岳駿聲曾道唯等此事事可質言

言可覆者也殺人以挺與刃無異木棍詎
非利器有國柰主謀劉公引進則
宮庭猶虛堂也張差一梃在手千人辟易利
於魚腹之刀銳於繞柱之匕貂璫引進文
武合謀逆賊接應揭云自古有如是之為
謀者耶有之自今日始矣又云薊州離都
二日各犯不逃而受縛不知事連
宮中原有與援可倚馬三道等之不逃正幾

幸于救得之一語也不然謀危何事蠢爾
么麼安所恃而不逃哉奉
旨這事情
皇考實錄已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
自明何待再勘王之案原以功在國本不次
擢用心迹昭然亦不必辨
史臣曰小人之售其欺也多為捕風
揑影之言使聽者無從置辨如同謀

分贓有何指實而之案直播弄於筆
端莫可窮詰然而真情終不可掩也
當時
明旨謂功在
國本亦信其虛揑之詞不旋踵而敗露無餘
矣天可欺乎
六月丙申給事中楊維新疏曰張差一獄
以

先帝性命易金錢者如劉廷元岳駿聲等尚苟
富貴以驕世偷視息於人間而僅以筆楮
代斧鉞也
十月庚寅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昔張差
梃擊一案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
忠膽獨剛正刑曹王之寀李俸張庭陸大
受等為
君父告變執法貫罪幸之寀繇寺臣而陪卿貳

人心共快李倖等以掩滯抑鬱齋志以沒

惜哉今雖

恩卹贈官尚書

賜以謚蔭旌其忠魂然究竟無濟於實用即欲

追用其人而不可得也

史臣曰李倖之改原招不過欲與王

之寀同搆大獄其罪也難逃於斧鑕

不如攀龍之請加謚蔭果何為乎身

疑知之訛

為憲臣立論如此其心術可知矣

三朝要典卷之七

三朝要典卷之七

三朝要典卷之八

挺擊

乙丑二月乙巳御史楊維垣奏言臣見刑部侍郎王之寀始不過一貪汚縣令察處主事耳問何以躐躋今官則以張差挺擊一案自以為有功

先帝者也臣以為不但無功而且有罪夫所稱功者必其搖而定之危而安之者也

先帝儲位久正夫何搖即搖亦搖于
三王並封之時不搖于
福藩之國之後也
皇祖之于
先帝止慈止孝復何危即危亦危于狂豎奮挺
之際不危于囚首就縛之日也在
皇祖既不類漢武事後之悔而宋更無千秋感
悟之一言在

先帝又不類史皇孫瀕死之生而案更無丙吉
教養之一事案亦何功可稱其最得意處
尤在辨風癲二字不知闖入
東宮不風癲宜死風癲亦宜死殺風癲之張
差
先帝安而既殺非風癲之張差
先帝亦無不安如必欲為案之所欲為
先帝或反有不得安者何也從來君臣父子之

間只聞有以理喻未聞可以勢刼者也投
鼠者無不知忌器則騎虎者豈復知擇音
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臣未見
雷霆之怒反減于愽浪之推是
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挺而危于之寀之
一激也果爾即碎之寀之骨其罪豈足贖
哉葢之寀功名之念甚急故不惜以
君父為市以安危為嘗抹殺

皇祖屬毛離裏之至愛而安附車相之功則為
誣
皇祖不念
先帝驚心動鬼之險着而濫食丙吉之報則為
負
先帝今無實錄後無信史耳食者將疑有周幽
唐德之事豈不更誤天下後世哉疏入
上曰

皇祖慈愛

皇考孝敬中外臣民共知張差一事王之寀貪
功冒進敢上誣

皇祖并負

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斃內外無辜多命身蹶
顯官拊心何忍本當下獄鞫問姑從輕革了
職為民當差還追奪誥命

史臣曰人臣無分外之功即使

震器危疑以身羽翼念及
宮闈且踧踖不安況事屬風癲突生枝節以
徼奇功乎知有富貴不知有
君父走險而無變計跡之宷一生所謂攫金不
見人者也維垣首發其奸
聖明洞晰立加褫奪以正厥辜詎非公論之大
快哉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上言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
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
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
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震器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晏然未嘗有他説也倘果有如奸邪所
揑稱廢立巫蠱之謀則
九閽邃密必别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
萬一乃徒藉一風癲之張差白晝持梃闖
重門入

大内而行刺弑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
廷元之奏報鞫審司官唐嗣美曽道唯岳
駿聲等之口詞明白愜當獨賍私狼籍自
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恶相濟之陸大受
等無端造舛謬之説聞張差為山間窑戸
龎保劉成領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
點使費多金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為有

力者所奪懷恨二璫不勝憤忿持梃尋覓
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躝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
慈寧之御
親賜剖決其開釁骨肉流毒縉紳可勝道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内未聞有纖毫芥蔕疑及張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
宮庭原未有嫌隙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矣疏入
上令文書官持奏諳閣云這本條議一字不差
新叅劉一燝專政為禍韓爌庇護元凶孫慎

行借題紅丸悅黨陷正張問達周嘉謨改抹
旨意朋比為姦俱着削了職是日大學士臣
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具揭祈寬五臣罪奉
旨本内說張差風疾逼真至如進藥移宮情形
猶朕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
兇孫慎行借題脩怨張問達周嘉謨擅改旨
意朋比為姦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
姑不深究慎行暨監生揚維休私刻便行彼

一

處撫按追出立毀維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
宣付史館從實紀載其脩成
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寀誣陷騙官待楊漣
左光斗逮至追贓後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
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
瀾既倒之時有持挺不移之節濟世候巡撫
缺用志道等六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註用
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排嗣美候起

當是特字

復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可
灼免戍回籍冠帶閑住
史臣曰張差風癲後先疏揭固歷歷
可考也彼不嘗闖薊道公署乎意欲
何為哉
今上朝不有人闌入
文華乎夫特無題可借耳乃徼利者既攘為
奇功脩怨者復假為報復葛藤相尋

輾轉株連彼方呶呶自稱為忠愛豈
知無端而造事開釁正忠愛所不忍
言哉方
先帝立位
東朝
福藩之國內外寧謐業泰山而四維矣乃頓
生事變使
神祖懷疑

先帝危懼臣子謀國如是天下萬世夫誰與我
善予維華之疏本末了然足破羣疑
宜
皇上之深嘉俾垂信後世也夫父慈子孝天地
之常經承
烈顯
謨帝王之盛節定
兩朝未決之疑成

萬世傳信之史此我
皇上之所以為大孝也歟
五月壬子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奏言臣
於萬曆四十三年待罪刑曹適遇張差闖
宮巡視御史劉廷元參送刑部司官胡士相
趙會禎等審究擬差處斬決不待時正呈
招堂審間之冡袖中出揭呈堂內開供有
李自強馬三道李守才等姓名而合署司

官已嘖嘖言之寀先于提牢廳私審教道語言別具肺腸矣隨奉堂批令各司官細審前供及自強等到部又公同覆審各犯口語與薊州戚知州覆報印揭相符比時臣與道唯等以張差闖

宮殿人論死無疑龐保劉成應擬質審至自強等皆賣菜傭實係株誣況兩次公審口語與之寀私審亙異不敢不一一致詳兩

之案心恨臣不為附和矣蓋之案當差入獄時審知有內監姓名遂視為奇貨可居先令獄官獄典絕差飲食兩晝夜伺差奄奄垂斃俛首欲食之急乃呼命之曰汝依我說與汝飯不依就鍼殺汝差以頭搶地曰敢不依命即與飯飯訖隨教以話從此每日酒飯每日教導提牢廳官典諸人咸目擊之故臣等會審日之案咆哮自恣將

所供前項實情叱不許詳録而供語中如
其私指者據案促書凡後招中所載打上
宮去撞一箇打一箇等語皆之案一一獄中
教就而差口述于公堂會審之日者也猶
憶會審日差以手摩地隨仆伏簷下連聲
叫曰說不出了說不出了之案急出公座
叱差曰奴才如何還不說差以頭搶地曰
每日好酒好飯請我吃了昨日教我的話

今都說了之寀慚阻仍回公座而一時在座會審十七人無不咋舌相向之寀豈遂忘之乎試問之寀當臣在本科與陸夢龍李俸看詳具疏時會審官何以有不願署名之公呈豈非因之寀暗囑李俸欲將招詞中盡改入私審口語以致各印官公憤不平乎先是之寀上疏後一二無識喜事輩隨聲吠影連章激聒

神祖
先帝父子間惄不自安在
神祖惟恐外廷信有偏愛而冒不慈之名于
先帝在
先帝惟恐
宮幃激成他變而冒不孝之名于
神祖乃傳示百官
御門

宣諭臣等深惟
聖意愈拳殷則
儲宮愈悚惕使部寺處置一失宜將
庭闈倉次百難鎮定亦危疑甚矣夫尋常素
封之家父子嫡庶間稍有嫌隙凡為親友
者必從中婉曲調劑尚不敢以救正之故
激而傷和況帝王之家臣子之誼乎又況
支子就封

元良正位久無嫌隙而反揑為嫌隙以撼動之于心忍乎蓋之案素無賴人也兩任縣令貪縱不撿寅陞寺部黨獄不貲每一事到手其嗜利巧射之心往往膽雄手辣上疏時其意全在圖詐戚畹鄭國泰故疏中並無一根究主使字樣而疏尾却有尚留一疏進諫等語即以此語密囑高長班朱書辦嚇國泰幹僕鄭鰲曰還要再上一疏

說你家主繫主使之人國泰惶懼隨托徐
醫生高長班等厚賄以二萬金一時長安
閧然相傳之案又揑出張差出首手本毋
論差目不識丁手不能書即口中言語亦
倏東倏西前後不接安得有條有理說出
一番同謀情節而以無知犯法出首為使
果有此手本之案何不出于四十三年多
官會審之日而乃出于天啟二年乞補

原作焉

鈌 疑即棍字

詰命之時乎之寀又稱宂□藏在
内府猶憶之寀等初審再審後臣一日過山
東司取差所執棍看而無有也隨移手本
索棍于巡視衙門巡視又轉索于守衛官
而終無以應始知棍即守門内監持以驅
差而差奪以毆内監者原非差手執有棍
也臣會審後雖心知之寀字字裝控然事
涉

青宮不敢不為防微杜漸之計故堂官兩次
具疏臣承乏本科兩次看藳先一疏曰須
逐一根究務使同謀衆悪即伏上刑令天
下共知不赦之條不敢輕犯無將之戒後
又催疏曰
宗社安危所係宜逐一對質根究人正典刑庶
幾奠安
國本永消反側此語見在刻招中可閱也曾

有一字因風癲而強開一面之網乎臣更
有說于此當日之案原疏中自張差外止
言不知姓名老公指劉成龐保已耳乃差
則初招擬斬矣成保則斃之
大內矣自強等則嚴刑訊鞫絕無謀情而的
係誣攀又三奉
皇諭矣于情于法有挂漏否若曰舍自強等而
別究主使如所云勲戚鄭國泰者乃之案

天啟二年疏中添揑借題者也臣等即欲
當先而逢其誰能之手即使之案當日借
題添囈語堂官遂率意入告而
神祖信之戮
宮妃于內縛
藩王于市
先帝之心安乎不安乎又不然而
神祖疑之上則嗔

東朝之外比下則怒羣工之内搆
先帝之勢危乎不危乎言念至此之寀傾危大
罪即寸臠不足以謝
九廟
社稷之靈乃猶沐猴而冠揚揚長安道上上欺
聖明下欺士大夫乎疏入
上曰張差風癲情節原招甚明王之寀故揑虛
詞口授逼供離間宮闈誣陷多命罪已滔天

却又嚇詐鄭國泰銀兩至于二萬逐其子鄭
養性踉蹌去國飄泊無居似此貪饕姦狠即
肆諸市朝亦豈為過姑免深究着該撫按追
完前贓解部充餉仍將此本宣付史館詳載
顛末播告天下岳駿聲即與起用本內有名
官員該部查無別項情繇止因此事沉滯者
酌量叙陞其鄭養性准回京師九門外安揷
營業

史臣曰挺擊之誣也道唯揭己了了矣合之駁聲此疏益以徵信蓋會鞫時兩人實與其事當日情狀瞭然目中故其語詳而事確也乃異議紛紛不揆事情而聽簧鼓不取信于身親目見之情景而謬附于隨聲吠影之浮言自非

聖明撥霾霧曜青天何以垂一代信史哉

十二月己亥給事中趙興邦疏曰當丁巳
京察之日長安縉紳強半謂王之寀有功
國本不得輕易議去徐紹吉韓浚趙士諤維
時同主察事不難以考功之法處之此足
以見紹吉等之卓識定力可謂無罪矣御
史練國事則獨謂之有罪國事以癸亥之
察為功安得不以丁巳之察為罪誰主癸
亥之察者則趙南星張問達也謂國事為

南星問達之黨非乎梃擊一案王之寀之
罪定矣之寀之罪既定而黨之寀者之罪
亦定御史李玄倡言于
朝謂王之寀為發姦謂賈繼春為誤聽以今
觀張差姦耶風癲耶既係風癲賈繼春不
謂之誤聽果非姦賊王之寀不謂之發姦
何稱功頌德必以之寀為
社稷臣也謂玄為之寀之黨非乎

史臣曰揑風癲為謀逆之案自作姦耳何姦之發何功可稱丁巳之察以貪縱糾拾自是考功正法奈何反以此為主計者罪也國事與玄比邪排正固有不能自觧者矣

丙寅二月癸卯太常寺卿管少卿事劉廷元奏曰乙卯五月張差之闖入

禁地也臣職任巡視念事涉

宮掖不敢不防其漸議關
宗社不可不慮其終一到即訊一訊即叅目擊
其風癲筆坐以姦徒連章請決無非按情
法從事耳臺臣劉光復年志夔科臣亓詩
教等同聲叩
閽
神祖
光宗始

召諭處分惟時張差已斬讞局已結獨王之寀
以破甑而走險着巧借題目横起風波至
壬戌之春門戶為政宵壬承風改口而攻
臣矣嗔會審司官岳駿聲勞永嘉胡士相
唐嗣美曾道唯等真揭發抄不容添改供
詞併陷以同惡相濟矣嫉姚宗文公正不
阿即辭
朝出城而槩誣以默默避事矣其所欲甘心

者尤在臣與光復不曰主風癲者劉廷元
也則曰黨風癲者劉光復也不曰風癲二
字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則曰
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
光復也瞞天而扯無干係之人更昧心而
造無影響之語賄賂數萬含血肆噴無論
諸臣生平斷非讒口所能漫巇且張差已
刻到

皇城申刻已發比部欲行求而無其時張差
未嘗供鄭國泰之家亦未嘗叅鄭國泰欲
行求而非其人病狂夢語不可欺三尺童
子者獨之寀疏云尚留一疏
進諫而後竟寂然誰勸之而誰阻之箇中機
彀之寀其何詞以鮮若擅改原招之李俸
揑疏告變之張庭而極力推轂豈知有朋
黨不知有

朝廷耶之案又何詞以鮮總之此案處分臣子

不敢以無事裝做有事

主上不欲以小獄羅成大獄當日情景不過如此十餘年來凡有耳目所見聞亦不過如此耳嗟嗟向來譽人之極不過曰聖賢君子止矣詈人之極不過曰奸邪小人止矣自門戶諸臣出其自命也不曰翼戴則曰定策以聖賢君子之俎豆尚有待而翼戴

定策之名可擬飛直拜也其傾人也不曰
亂臣則曰賊子以姦邪小人之斧鑕未必
加而亂臣賊子之謗可引繩批根也茲幸
宸衷睠注
聖諭頻宣勒成
要典中外手額稱慶萬代瞻仰舉懸于此至
如劉光復李俸張庭葦仍乞檢原疏
宣付史館若何而憫其忠冤若何而褫其姦鬼

亦礪世磨鈍要務也疏入

上曰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姦黨巧立名色布圖富貴因藉以驅除異己羅織正人這本說的是併諸臣前後正論都着史館纂入要典垂示將來劉光復侃侃不阿着加䘏錄

史臣曰臣觀梃擊一案始于萬曆乙卯之五月嗣是浮議所以蔓延者皆諸臣不肯就事論事而欲無風起波

從枝生葉也姦者梯榮媒寵遂敢被
君父以不美之名罪固不容誅矣闇者但信風
聞不揆情理初亦欲附于忠愛後乃
同墮于狂愚不亦可哀之甚耶維時
秉正諸臣反不免為宵人所中賴我
皇上
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直舉十年來揑造不根之論與曖昧

未剖之疑一旦蕩滌掀揭而我

神廟

光廟

慈孝心法炳然萬世為昭矣猗歟盛哉

王山史既為三朝要典論復与慈水孫補菴絕談及之頗有發明今從礎堂集分録各案之末其論梃擊云發梃擊者王之寀而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助之僧京察以処之寀者則徐紹吉韓浚也自曾道唯大發風顛之論楊維垣再攻之而之寀革職矣霍維華継之而諸大臣劉一燝韓爌等得罪矣岳駿聲繼之而之寀追贓矣劉志選之疏入而之寀係槇行被逮矣劉廷元之疏入而三案盡翻矣其時可笑可恨者廷元為最初有梃擊之事廷元具疏以閱其心本無他觀壬戌再疏請訊与罵吳跛馬之言可見故之寀亦有深意遠慮為國家根本計之稱或摘其類之一字以為巧脫實屬過求但風顛二字始於廷元而後之定獄為風顛也此所以來張鵬雲保奸之斥矣及楊左遣禍廷元起復亦誣攻己者之非而不復申辨己之初心乃自处於群小之列以快其積憤卒致三案盡翻遂為罪魁抑何無□之甚

乎呂對曰劉光復以皇上慈愛太子仁孝二語聲高致干宸怒及瞿鳳翀疏参輔臣内言光復
一腔懇款雖開端而未竟兩句贊美實有頌而無規而使孟麟稱為直臣王昺救之直稱之為
忠臣馮為东朝者也其言如此必知光復之意非属黨奸賊張差未识擬光復輒有無诡奇
貨無居元功之語此郝士膏所以有諷切諫官預為逆黨出脱之特糾而孫愼言又從而論之也余
觀其疏有根究情實務元惡伏辜以安慰太子以解通國之惑之言則其心固可原而無诡奇貨
無居元功或有不足於當时紛争之狀而覈其言亦未嘗不是非廷元可比矣之案雖心詳觀
諸疏未免有悻直居功之心無論所请必不能得於神宗即得如所请鄭國泰不足言而誅貴
妃戮藩王宮闱成何光景意外之變恐更有不可知者非所以安神宗亦非所以安太子臣子
之於君父有安不當如是者不深思其後而一味力争可乎善哉江日彩之疏沈権龍錢士
贵之議為可味也日彩曰□風顛者所以全骨肉之恩定中外一时之危有诸臣偽議所
以折奸谋於既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不妨有此處法
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沈権龍錢士贵曰張差一案論正法只宜執奏不阿直窮到
底論國體亦宜諫官封駁政府调停此其言可謂情法兼得惜當时不能用也

三朝要典卷之九

紅丸

泰昌庚申八月丙午

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

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
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
垂恭己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永惟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

若涉淵氷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

邦家彝憲是訓是行屬茲莅阼之初宜渙

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史臣曰
神祖皇帝久道化成四十八載
先帝毓德青宮神器久歸
顧命授受二月之間深仁厚澤史不勝書開我
皇上億萬年有道之長猗歟休哉雖古堯舜之
盛何以加焉

乙卯
上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診視

聖脉大學士方從哲奏曰仰惟
皇上至孝性生頃因
大行皇帝賓天哀毀備至又值
登極大慶典禮殷繁
宸衷不無過勞以致
聖體微覺虛弱少加調攝自底
萬安茲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已蒙

傳免但十二日為
皇上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為常朝第一日萬
國觀瞻胥係於此伏望
皇上慎起居
平喜怒
加意珍護以承
天眷以慰羣情
上曰覽卿奏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暫免俟朕

調攝稍愈該衙門擇吉行

丁巳

上御門

戊午

上御門

史臣曰

先帝在東宮時

聖體已弗豫積衰之後勞瘁備嘗至是勉循輔

臣之請俯慰中外之望
御門見羣臣
堯舜之心至今在哉
辛酉
上不視朝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九卿科道官
會臣於
東閣因
皇上今日免朝詢知

聖體尚未全愈擬齊赴
宮門恭候
萬安仰惟
皇上當哀毀之中理萬幾之賾
裁決批答形神不無過勞所望
慎起居
平喜怒清心寡慾以葆元氣迓天和臣等不勝
祝願又念

皇長子周旋膝下朝夕與俱顧復撫摩十六
年如一日茲者
皇上初登大寶幾務繁多況值
聖躬違和正宜安居靜攝
皇長子出入動定之節早夜調護之方豈能
一一盡煩
聖慮諸臣之意欲請
皇上命

皇長子移住
慈慶宮選擇內侍老成謹厚者付以阿保之
任其宮中姆媼之類亦須長年勤慎素能
仰體
聖意者仍令每日將
皇長子飲食多少寢興安否之狀奏聞
皇上則付託得人既可以保安
睿體而音問頻通又不至時掛

宸衷奠
國本而慰輿情此諸臣惓惓深念與臣前日
面奏適相符合者也昨蒙
皇上慨發欽天監擇吉本中外歡呼謂
宗社萬年之計一朝而定
大聖人舉動超出尋常如此今去
冊立吉期不過二十餘日臣等不避忌諱再申
犬馬之忱萬惟

聖明矜察

史臣曰

先帝聖神在宥臨蒞未久而輔臣惓惓以

國本為言可謂深思遠慮者矣

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聖脉大學士方從哲 具揭候

萬安言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疾喘腹痛諸證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幾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
方可臻勿藥之效至於進藥一節尤宜十
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效為上
策以不服藥保養為中策葢慾寡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儻用藥不

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臣一念犬
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史臣曰觀揭中進藥慎重一語蓋此
時諸姦即有搆為異說以幻惑人者
矣而又適值李可灼持藥欲獻輔臣
故娓娓言之耳

己巳給事中楊漣奏曰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以
禮節勞煩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乃本
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
動履之
諭諸臣各相驚駭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
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

子諸臣敬問

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藥差誤所致頃蒙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為內官崔文昇也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以

皇上日日萬幾兢兢哀痛精神耗費於法正宜
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如此然則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
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
姦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庭攻摘
之口耳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誤
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泄補倒置若此有心之

悮耶無心之悮耶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史臣曰
先帝召對時
天語云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蓋已灼見漣輩
心事欲借宮府發難端及
聖諭已明無可譸張遂轉以借文昇者而借可
灼矣夫抱深藏之禍心而誣

君父以行其私變幻閃鑠諸姦伎倆如此尚可

謂有天日哉

辛未

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

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

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

御史顧慥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凴几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調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再申前諭
上又諭冊封
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謚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
是楊漣有疏叅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
故

召見部院吏科河南外並及漣因
諭及此云
甲戌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
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
皇貴妃從哲等對以
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
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

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
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
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典御醫各官
商確未決須臾乳媼至
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
出

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
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末
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
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問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
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

慎等語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寫篆

大行皇帝寶冊兩内監云有鴻臚官李某在思

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俄蒙

召見蓋可灼時從諸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

以達于

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

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内

宣召急諸臣趨進而

龍馭以卯刻上賔矣蓋九月一日也
史臣曰是時
先帝疾已漸殆至彌留
榻前付託
皇上並問及
壽宮憑几導揚諸臣耳目僉所聞見方是時誰
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以上延
聖壽而可灼方自神其藥之奇驗又迫以

先帝立待之旨斯時之藥當進乎不當進乎即
皇上與羣臣亦恐令其不進藥乎脫彼時不進
藥至今必有以不進藥之故而謂其
誤
先帝者矣是可恐也孰不可恐哉
九月乙亥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
寧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
末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煢疚方
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
其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
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
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

懷隱痛同心協貫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
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
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輙離
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
繫不許擅離職守開喪之日止於本處哭
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
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丁丑御史王安舜啓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雖纏綿未應迅速乃

衆論或謂不知誰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

丸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以堂堂

聖體方外下吏不叅衆論敢以無方無製之藥

駕言金丹乃蒙哉

殿下頒以賞格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但事有關係欲留此一段清議令天下亦知有窺其微者而有所不敢動耳

上曰李可灼當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年

史臣曰可灼進藥時

先帝疾已大漸中外臣民共見共聞即頒以賞

格亦出

先帝遺命謂之借以塞外廷之議論可乎且
君父何人進藥何事但曰留此一段清議令天
下有窺其微者夫舍昭昭可見之迹
必窺之於微蓋欲借風影曖昧之事
發大難之端使人剖白之無從耳
御史鄭宗周啓曰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
不慎

當作揑

君父以不可受之名指
宮庭以不相蒙之事何與宗周以無端捏誣
之言為逞憤植黨之具據其疏云姦
人得志何所忌而不為不知宗周正
無忌之尤者耳
戊寅御史郭如楚啓曰李可灼進藥未必
非一念愛
主惟是醫道精微自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

先知有膏肓之急不可諱也奈何赤丸不
效白雲遽升可灼尚當席藁待罪而煌煌
金幣冐然拜承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
乎
上諭已知
己卯御史馮三元啓曰李可灼輕用其藥
隕
先帝於倉卒中外人心共懷憤恨以為誅之先

加必此人也未幾而賞行矣臣愚不知此賞為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議罰臣愚又不知此罰為何名也夫賞與罰不並行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可灼宜罰則不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既罰不聞奪賞使賊臣揚揚猶駕言於

先帝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夫疾誠不可救矣藥之何為許世子不嘗藥猶曰

弒君況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間作此
舉動大駭人心遠邇騰物議臣竊以為有四
失焉始而賞姦其失一
成命不收其失二大臣而甘與可灼同賞其失
三罰之不經其失四如可灼者重則當斬
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令
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辛巳御史王安舜奏曰臣昨論李可灼妖
術進藥業奉
旨罰治矣但
皇上登極之初正臣民觀法之日一旦賞罰混
淆何以令天下見夫可灼有功則當賞有
罪則當罰功罪無中立之理賞罰無並用
之權前日之賞是則今日之罰非相提而

論已失之矣從來罰俸有一月者有二三月者而今罰以一年得無以其情之重乎如以其情重而僅僅擬罰亦未為得也至謂其進藥為有愛

君之心豈在廷諸臣皆未有進藥者遂無愛

君之心乎伏惟

聖明嚴究其此藥得自何處為何人所製一併追論仍奪回原賞褫斥正法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疏參大學士方從哲

言崔文昇輕用下洩剋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從哲何心而代

擬出脫耶以

君父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

子不嘗藥之例何辭於弑君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

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史臣曰文昇進藥親奉
先帝面諭可灼進藥情事了然世揚懷奸侈辯
深文詆誣蓋其蓄謀已久必借此端
以發耳
丙戌大學士方從哲奏乞休致曰給事中
惠世揚疏中指臣罪過多端若崔文昇進
藥之事擬令司禮監查明奏處蓋欲得其
情方可論其罪何為出脫

上溫答不允辭

戊子御史鄭宗周奏曰

先皇帝偶以憂勞致虛原非沉痼之疾崔文昇

輙用攻伐下洩之藥致

先帝不逾月而崩逝此其罪人人知之亦人人

得而誅之者臣具疏乞

勅法司嚴鞫乃輔臣方從哲票

旨則云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悮着司禮監

查明奏處嗟乎不下法司而下司禮監何
心乃忍為許世子趙盾所不忍為耶
先帝何人賊及
先帝何罪僅僅以閉住結局懇乞
聖明即將文昇
勅下法司明正典刑

史臣曰法之設未有不得情而可定
罪者況所關者重且大耶司禮監之

查處正欲得其情耳何謂曲庇乎

大學士方從哲再疏乞歸

上仍温荅不允

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

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雜

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

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
疑猝之訛
粹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為醫藥所傷
而身輭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為宿證真

為哀毀所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
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存如既露
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問
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
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
議天下應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予
明廷之上
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卧逆黨于
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
書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

弑逆豈必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尋常安之誰
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
即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輭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梃擊

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内庭之姦謀一日不破

内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

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史臣曰

先帝以令德考終焜燿史冊大漸始末

皇上與在
廷諸臣曉然聞見乃至借道路之言哆口橫
誣何無忌之甚也夫女謁而病季主
不為病而女謁人情無有珍亦何忍
為此狂悖喪心之語哉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曰輔臣方從哲票
擬多乖崔文昇宜誅及于寬政大法在必
行輔臣既以不忠名之矣可使不忠之臣

輕處以降職閑住之條乎而其票李可灼曰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僥倖待以不死猶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為么麽脫卸之地說者以為可灼進藥實輔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主之今不虛矣

上曰章奏票擬取自上裁間有特諭批發者何得一槩疑指輔臣今後言官論事務虛公詳

審不得詆誣紛淆致傷國體
史臣曰可灼進藥後旋奉有
頒賞之
旨而不幸
先帝已上賓矣票擬回籍意非優崇而應嘉乃
欲執此以罪其引進不亦誣哉
十月丁巳御史馬逢皐奏曰
先帝德澤甚厚

朝野共知不識

登大寶後何以崩于崔文昇即

法宮邃密罪狀難明然實非誤用而謂誤用

又以賞金隨其後國有大賊法未即行與

其含糊而使後來追論其過曷若窮究而

當吾世顯戮其人快群心絕異議昭

聖斷而垂

聖孝也

史臣曰既云
法宮邃密罪狀難明又何以知其寔非誤用
也耶情事未悉查問未確而輙以單
辭預定人罪羣心何自而快異議何
自而絕乎
南京御史李希孔奏曰自姦竪崔文昇以
用藥之故致
先帝彌留中外臣民無不切齒夫以洞瀉之藥

瘵虛怯之證其為故不為誤又復何疑奈
何寬政縱舍未正厥辟日復一日以至今
日
皇上孝治天下顧何愛一文昇不以明正典刑
刑辟不中莫甚于此豈左右中涓有狐兎
之情護此姦賊抑亦中外執法有投鼠之
忌漏此大辟與伏惟
皇上勅下法司明正文昇之罪決不待時則

國法以正

國度稍伸而亂臣賊子亦知儆懼于萬一矣

史臣曰文昇用藥果有意耶自當明正典刑如其無意文昇亦復何罪方

先帝召對時固已面諭不服藥二十餘日矣豈得謂以用藥之故而致損耶且此一用藥也或以謂文昇或以謂可灼諸奸之為謀甚工其譸張亦甚巧不知

先帝在天之靈不許也舉朝大小臣工不許也千萬世是非之口不許也欲正法度而已非法度矣何其不自知儆懼如此哉

